

[旧版文章](#)[天人古今](#)[古今通论](#)[古代通论](#)[世界史论](#)[当代三农](#)[现实问题](#)[旁通类鉴](#)[先秦史论](#)[先秦通论](#)[原始经济](#)[文明起源](#)[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汉唐史论](#)[汉唐通论](#)[战国秦汉](#)[秦朝秦代](#)[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史论](#)[宋元通论](#)[唐宋通论](#)[北宋南宋](#)[辽金西夏](#)[蒙元史论](#)[明清史论](#)[明清通论](#)[明代通论](#)[明中后期](#)[清代通论](#)[清代前期](#)[近代史论](#)[近代通论](#)[清代晚期](#)[民国通论](#)[民国初年](#)[国民政府](#)[红色区域](#)[现代史论](#)[近世通论](#)[现代通论](#)[前十七年](#)[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学科春秋](#)[学科发展](#)[专题述评](#)[国学网](#)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史料索引](#) / [回忆追述](#) / [我的父亲卢作孚](#) / [我的父亲卢作孚 \(4\)](#)

我的父亲卢作孚 (4)

2004-10-24 卢国纪 旧版文章 点击: 1786

我的父亲卢作孚 (4)

我的父亲卢作孚 (4)

作者：[卢国纪](#)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3-16 1:07:56发布) 阅读330次

(接上期)在我的父亲为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民生公司的发展殚精竭虑地忘我工作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故乡合川的建设。但是这个像北碚一样在封闭落后的社会里沉睡了千百年的城市,在接受新事物方面也是极为困难的。许多人习惯于点油灯,不相信什么电灯。等到1926年4月发电的那天傍晚,古老的合川城突然大放光明,活生生的事实摆在欣喜无比的合川民众的眼前,所有的怀疑一扫而光。1927年,我的父亲决定派人到上海去订购一台英国的蒸汽锅炉,一台德国西门子的120马力的蒸汽机和一台100千瓦的交流发电机。这些设备足以供应四千盏电灯的照明和满足机器碾米的需要。与此同时,还订购了水泵,除了为电厂供水外,还向全城居民供应自来水,正式成立了合川电水厂。

一年之后,即1928年,新的电水厂开始向全城供电供水。从此,合川县到处安上了电灯,到了夜里,全城灯光齐明,居民们告别了光线微弱的油灯;街头上到处安设了水桩,供应清洁卫生的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到江边去挑江水饮用了。当时在四川的所有城市中,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的还寥寥无几,合川成为最早同时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的县城。

1929年夏,长江上游外商轮船公司偷运军火、鸦片入川,沿江各地轮船和码头秩序十分混乱。时任四川善后督办的刘湘,深感川江航业亟须进行整顿,决定请我的父亲接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担负起整顿川江航业的责任。

我的父亲当时已经担任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和北碚峡防局局长两项职务。我的父亲又同时担任了第三个职务——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

首先是彻底整顿川江航务管理处的衙门作风。我的父亲一到任,即作出规定,所有的人员必须努力办事,不准怠惰松懈;必须认真负责,不准敷衍塞责;必须一律穿短服,不准穿长袍大褂;必须一律步行上下班,不准坐轿。我的父亲以身作则,很快就使川江航务管理处的面貌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他以极短的时间对川江的航业状况作了深入的调查。通过调查,他“愈知中国籍的轮船公司无不危在旦夕”。

这种危殆局面,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以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为首的外国轮船公司,凭借内河航行权的庇护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了长江上游的航运,肆意排挤和打击中国籍的轮船公司;另一方面是中国籍的轮船公司,深受军阀的压迫和欺凌。

眼看民族航业陷于如此危殆的处境,我的父亲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同帝国主义轮船公司进行斗争,坚决制止它们的一切违法活动。他找到刘湘,说明为了制止走私军火、鸦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片，决定派兵上外国轮船检查。

接着，川江航务管理处向各个中、外轮船公司发出一道命令，要求所有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口，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并由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登上轮船以后，才能开始上下客人；全部装卸货物的工作，必须在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监视之下进行；任何乘客或船员上下轮船都必须接受检查。

这个命令发出后，正如我的父亲预料的那样，外国轮船公司根本不予理会。它们自从侵入中国长江以来，从来都是只向英国控制下的海关巡江司结关，从来没有任何中国士兵敢上他们的轮船检查。但是经过川江航务管理处力争后，这些规定执行了。惟有日清公司的一只船，无视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命令，拒绝遵照执行。

不执行命令可以，麻烦事可来了。

事情发生在1929年8月5日。这只日本日清公司的轮船“云阳丸”从宜昌开来，驶进了重庆港，川江航务管理处的一队士兵在队长吴定域的带领下，准备上船检查，遭到了船上日本人的横蛮阻拦。

吴定域队长无法，回川江航务管理处向我的父亲报告。我的父亲笑着对他说：“好吧，他不让我们中国人上船，我们中国人就不上他的船吧。”

果然，中国人真的都不上那只日本轮船了。

原来这件事是我的父亲早就安排好并作了极为周密的布置的。他事前已与驳船和码头工人商定，要在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只要外国轮船不服从命令，就不给他们装卸货物。在反帝爱国热情的激励下，所有的中国工人一致投入了斗争。

“云阳丸”停在江中卸不了货，这些平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洋老爷们发慌了，急电日本领事馆。日本领事馆的领事松本义郎立即去找地方当局施加压力，然而所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件事我们管不着，请去找川江航务管理处。”没有办法，松本领事被迫到川江航务管理处去找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与松本整整进行了四个小时针锋相对的舌战，坚持要派士兵上船检查，至于卸货问题，我的父亲对松本说：“码头工人我们管不着，他们不卸货，我有什么办法？”

四天过去了，“云阳丸”无可奈何地停在江心，既无人为之卸货，食品也难以为继；紧傍着它的日本兵舰，也无能为力。最后，日本人终于屈服，同意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上船检查。

9月，川江航务管理处得知美国捷江公司的“宜都”轮利用其机器舱秘密机关偷运鸦片，密令万县航务处上船检查，将其机关破获，查出烟土两万一千余两，人赃俱获。捷江公司被迫向川江航务管理处道歉。川江航务管理处随即通知各外轮公司：“以后每轮船之机器舱，必须严密检查，发现秘密机关，即予销毁，即不便销毁，亦必记录明白，俾使每次均检查是处。”

然而斗争并未到此为止。我的父亲接着又向各个外国轮船公司提出：军阀内战时，强拉轮船打兵差，遭殃的都是中国轮船，由此丧失的业务，全部被外国轮船公司侵占。要求各个外国轮船公司在军阀内战发生时，拨一部分增加的运费收入，补偿中国轮船因兵差而遭到的损失。外国轮船公司尽管极不情愿，但怕再吃苦头，只好照办。

与此同时，我的父亲还果断地采取了一项保护沿江船民利益的行动。他通过川江航务管理处下令，规定所有中外轮船在航行中遇到木船都必须减速；如果浪翻木船，必须赔偿一切人财损失。

紧接着，我的父亲开始整顿川江航业的第二个重大行动，即向各军阀提出交涉，解决中国轮船被强迫打兵差造成损失的补偿问题。1929年8月26日由川江航务管理处主持召开的航

商会议，专门讨论兵差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我的父亲向各军提出，为了解救中国籍轮船公司的困难，要求各方军事当局：凡军队强拉轮船打兵差，一律必须照付运费和燃料费，不能白运；如果只用船舱上面装兵，必须让轮船公司在船舱下面装货，不能让货舱空着；凡是官兵坐船，必须照章购买船票；军事机关应当派兵负责维持码头秩序，制止军人肇事，使乘客和货物上下，均得到便利和安全。

除此以外，我的父亲在川江航务管理处工作的半年期间，还做了另外两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工作，一是首次组织了对川江航道的整治，二是首次有计划地训练中国自己的驾引人员。我的父亲曾花巨大力量，利用1930年初的枯水季节，组织人员对川江中最险恶的河段进行勘察和整治，清除礁石，改善航道。并曾在重庆千厮门外川江航务管理处所管的一只趸船上开办训练班，培训一批有一定文化和技术水平的船员，特别是引航人员。

(未完待续)

《人民政协报》2003.8.22.

出处：民建网

责任编辑：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